

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

魏巍

在祖国已经是春天了,可在这儿一切还留着冬季的容貌。宽阔的弯曲的汉江,还铺着银色的冰雪,江两岸,还是银色的山岭,低沉的流荡的云气也是白蒙蒙的,只有松林在山腰里、峡谷里抹着一片片乌黑。——这就是汉江前线的自然风色。

敌人离汉城最近处不过十五公里,离汉江还要近些。美国侵略军的指挥官们早可以从望远镜里看见汉城了,如果开动吉普车,可以用不到二十分钟。可是他们不是用了二十分钟,他们是用了九十多师的兵力,用了二十天的时间,用了一万一千多暴徒的血,把这些银色山岭上的冰雪涂成了红的,可是他们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汉城,并不比二十天以前近多少。

为什么呢?为什么这个大名鼎鼎的帝国主义,二十多万军队二十多天连十多公里都走不了呢?

是他们的炮火不行吗?不是。他们的炮火确实凶恶得很。他们能够把一个山头打得白雪变黑雪,旧土变新土,松树林变成高粱茬子,松树的枝干倒满一地。假若他们能够把全世界上的钢铁,在一小时倾泻到一个阵地上的话,也是不会吝惜的。

可是,他们还是不能前进。

是因为他们的飞机不多吗?不行吗?或者是它们和地面的配合不好吗?也不是。他们的飞机独霸天空,和地面的配合也并不坏。他们可以任意把我们的前沿阵地和前线附近的村庄,投上重磅炸弹和燃烧弹,使每一块阵地都升起火苗,可以把长着茂草的山峰烧得乌黑。

那么,是因为他们攻得不疯狂吗?更不是。一般说,当他们的第一次冲锋被击溃之后,第二次冲锋组织得并不算太迟慢。开始他们每天攻两三次,以后增加到五六次,七八次,甚至十几次。尽管我们阵地前,积起的美国人的死尸,已经阻塞了他们自己进攻的道路,但他们还是用火的海、肉的海,向我们的滩头阵地冲击。最后,他们的攻击,已经不分次数,在我们弹药缺乏的某些阵地上,他们逼着李伪军和我们胶着起来,被我们打退后,就停留在距我们五十米外修建工事,跟我们扭击。他们的飞机、炮火,可以不分日夜,不分阴晴,尽量地轰射。夜间,他们拉起照明弹、探照灯的网。最后,他们又施放了毒气。你们看,除了原子弹,他们所有的都拿出来了,他们所能够做的,都毫无遗漏地做了。他们的攻击可以说是不疯狂的吗?

可是,他们前进了没有呢?没有。

那么,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原因很简单,这就是在敌人的面前,在汉江南岸的狭小的滩头阵地上,隐伏着世界上第一流勇敢的军队,隐伏着具有优越战术素养的英雄的人!

当然,战斗是激烈而艰苦的。——这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,我们的胜利像在花园里、原野上随手撷取一束花草那么容易。这儿的每一寸土地,双方都在反复地争夺。这儿的战士,嘴唇烧



干了,耳朵震聋了,眼睛熬红了。然而,他们用干焦的嘴唇吞一口炒面,咽一口雪,耳朵听不见,就用结满红丝的眼睛,在滚腾的硝烟里,不瞬地向前凝视。必要时,他们必须用炮火损坏的枪把、刺刀、石头,把敌人拼下去。这儿团、师的指挥员们,有时不得不在烧着大火的房子里,卷起地图转到另一间房子里去。这儿的电话员,每天几十次地去接被炮火击断的电话线。这儿每一个指挥员的时间,不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,而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度过!

某天夜晚,我到达某团指挥所的一间小房子。一张朝鲜的小圆炕桌上铺着地图,点着一支蜡烛,飞机还在外面不断地嗡嗡着。副师长正和团长、政治委员在看地图。他们研究妥当以后,副师长——一个略显苍老的中年军人,打开他那银色的烟盒,给了我们每人一支香烟。我们正在蜡烛上对火,突然随着“砰砰”两声巨响,蜡烛忽地跳到地上熄灭了。蒙着窗子的雨布也震落下来。照明弹的亮光像一轮满月一样照在窗上。

但谁也没有动。团长把蜡烛从炕上拾起,又点着了。政治委员拂去地图上震落的泥土。警卫员把雨布又蒙在窗上。我们又点起了香烟。

团长像征求别人同意似的笑着,瞅着副师长,说:“副师长!你看我们的战斗有点像《日日夜夜》吧?”

副师长沉吟了一下,声音并不高地说:“是的,我们正经历着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战争。我们,不——”他纠正自己,指了指地图上画着的一条粗犷的红线,“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‘日日夜夜’式的考验。”他停了一下,忽然,又弹掉烟灰,微笑着:“不过,我们的沙布洛夫是不少的!”

在战斗最紧张的一天,在师指挥所,我听到师政治委员——他长久没有刮胡子,眼睛熬得红红的,在他每次打电话给他下级的时候,总要提到这几句:“同志们!你们辛苦了吧?”他似乎并不要下级回答,紧接着说:“我知道你们是辛苦的。”然后,他的声音又严肃又沉重:“应该清楚地告诉同志们坚守的意义,我们的坚守,是为了钳制敌人,使东面的部队歼灭敌人。没有意义的坚守和消耗,我们是不会进行的。你们知道的,我们一定要守到那一天。”停了一停,又说:“还要告诉同志们,有飞机大炮才能打胜敌人算什么本事呢?从革命的历史来看,反革命的武器总是比我们好得多,然而失败的总是他们,而不是我们。不要说在这方面超过他们,假若一旦平衡,或者接近平衡,他们就会不存在了!今天,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,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,我们还要战胜他。我们的本事就在这里!”他把耳机移开,似乎要放下的样子,但又迅速拿回来,补充了一句:“我们的祖国会知道我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!”

在阵地上,战士们就是以政治委员的同一英雄意志,进行着战斗。

这里,我要记下一段两个人坚守阵地的故事。其中一个名叫辛九思,我亲自访问了他。我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别人说半句话,他就懂得全句意思的聪明青年,今年才二十岁,黑龙江人,是一个刚入党两年的共产党员,现在是副班长。在出国以后的苦战中,他像许多战士一样,裤子的膝盖、裤裆都飞了花,但他补得很干净。站在那儿,是那样英俊而可爱。某天傍晚,当他到前哨阵地反击敌人回来以后,见自己排的阵地上,许多战友都坐在自己的工事里,还保持着投弹射击的姿势,但是却牺牲了。只剩下了战士王志成一个人,聚精会神地蹲在工事里,眼往下瞅着,神



色仍然很宁静,半天才打一枪。敌人不知道这儿有多少人,也不敢上来。辛九思爬到王志成的身边悄悄地问:“你还有弹药吗?”王志成指指仅剩的两粒子弹,悄悄地幽默地答:“只有他兄弟两个啦,你呢?”辛九思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圆圈。这时,天已经黑了。敌人的哨音满山乱响,敌人的炮已经进行延伸射击,后面的连阵地上,也哇啦哇啦地说着外国话。——显然,连的阵地已经后撤了。王志成说:“副班长,连的主力已经撤了,怎么没有送信来呢?”辛九思说:“是呀,怎么没送信呢?可是没命令,我们就不能撤。我们不是给班长表示过,只要有一个人就要守住阵地。有两个人还能丢掉阵地吗?”王志成点点头说:“那当然。我的决心早下了。人家很好的同志都为祖国牺牲了,我们死了,有什么关系!”辛九思马上纠正他说:“哪能死呢!天塌大家死,过河有槎子。敌人上来咱们砸他一顿石头,往坡下一滚,那些胆小鬼不会找着咱们的。我刚才就是这样滚下来的。”说到这里,王志成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,说:“副班长,咱们俩还是快蹲到两个工事里吧,炮弹打住一个,还有一个守阵地的!”说着,两个人就蹲在两个工事里了。辛九思又探过头去鼓励他说:“王志成!好好坚守,回去给你立功呵!”王志成在星光下笑了一笑,点了点头。他们是这么沉着,一点也不慌乱,一会儿看看前头,一会儿听听后面。这时,敌人的炮,已经向阵地的后方,打得更远更远了。四处的阵地上,敌人乱糟糟的。这里已经像一座海水中的孤岛,但敌人仍旧不敢上到这个给他们打击最严重的阵地。几个钟头过去了,夜深风冷,他们的身上、枪上,结满了霜花,冻得在战壕里跺着脚。王志成又招呼辛九思:“副班长!咱们这儿怪冷清的,咱们吃炒面吧,别叫饿着。”“好吧。”辛九思答应着,两个人就把炒面袋子解开,风呜呜吹着,吞一口炒面,就要把口儿连忙捂住。直等通讯员踏过膝盖深的白雪来叫他们的时候,他们才按着北斗星的指示绕过敌人走回来。

(有删改)

每逢佳节(节选)

冰 心

唐诗人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这首诗,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,每逢佳节,在异乡的游子,谁不在心里低徊地背诵着:

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其实,在秋高气爽的风光里,在满眼黄花红叶的山头,饮着菊花酒、插着茱萸的兄弟们,也更会忆起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王维,他们并肩站在山上遥望天涯,也会不约而同地怅忆着异乡的游子,恨不得这时也有他在内,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欢乐的时光。

我深深知道这种情绪,因为每逢国庆,我都会极其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。在新秋的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,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,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长列的军乐队,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,在朝阳下闪光,还有一眼望不尽的、草绿色、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的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,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儿童的队伍,太远了,听不见



状元成才路®

他们的笑语,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,就知道他们在欢悦地说个不停……这一切,从礼炮放过的两个钟头,直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贵宾们,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到西向我们挥帽招手时为止,我的心一直在想着许许多多现在在国外的男女老幼的脸,我忆起他们恳挚的直盯在你脸上的眼光,他们的倾听着你谈话的神情,他们的从车窗外伸进来的滚热的手,他们不断起伏的在我们车外唱的高亢的《歌唱祖国》的歌声……我想,这时候,在全地球,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,向日葵似的转向着天安门,而在天安门上,和天安门的周围——这周围扩大到祖国国境的边界——更不知道有几亿万颗的心,也正想念着国外的亲人啊!

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,欢呼的声音像雄壮的波涛一般地起落,我的心思随着这涛声飘到印度的孟买,我看到一个老人清癯的布满皱纹的笑脸,他出国的年头和我出生的年纪差不多一样长!他是那般亲热地、颤巍巍地跟在我们身后,不住地问长问短,又喜悦,又惊奇,两行激动的热泪,沿着眼角皱纹,一直流下双颊……

我的心思,飘到英国的利物浦,在一个四壁画满中国风景,屋顶挂着中国宫灯的饭店里,那一对热情的店主夫妇,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浓郁的酒,欢祝祖国万岁、祖国人民万岁,勉强我们一杯一杯地喝干。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,使得他们三十多年抛乡离井,异乡糊口的生活,突然增加了光彩,看见了来访的亲人,更使他们兴奋,他们的眼里、身上,涌溢着如海的深情……谁道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?我们虽是不会喝酒的人,那时也“十觴亦不醉”地痛饮了下去……

我的心思,飘到缅甸的仰光,码头上一长行的献花的孩子,向着我们扑来。这一群华侨儿童,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洁秀丽,短裤短裙,露出肥胖的小腿,覆额的黑发下闪烁着欢喜的眼光。他们献过花,便挂在我们的臂上,紧紧地跟着我们走,我笑问他们:“你们认得我们吗?怎么跟我们这么亲热啊?”他们天真地笑着仰头说:“为什么怕生呢?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啊!”他们说的普通话,是那么清脆,那么正确,“亲人”这两个字,流到我们的耳朵里,把我们的心的融化了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我的心思,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,熨帖着各处各地在异乡作客的亲人。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,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,咬着牙漂洋过海,到远离祖国的地方,靠自己坚强的双手,经过千辛万苦,立业成家。在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,他们是有家难奔,有国难投,岁时节庆,怅望故乡,也只有魂销肠断;然而他们并不灰心,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自由独立的事业,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,鼓着勇气生活下去。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十二年之中,不但站得稳,而且站得高,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。如今,我们海外的亲人,每逢佳节,不是低徊抑郁地思乡,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。但是,他们应该会想到,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,也有无数颗火热的心在想着他们,交叉的亿万颗心,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。这种音乐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,是崭新的,它鼓舞着我们,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之下,隔着海洋,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!